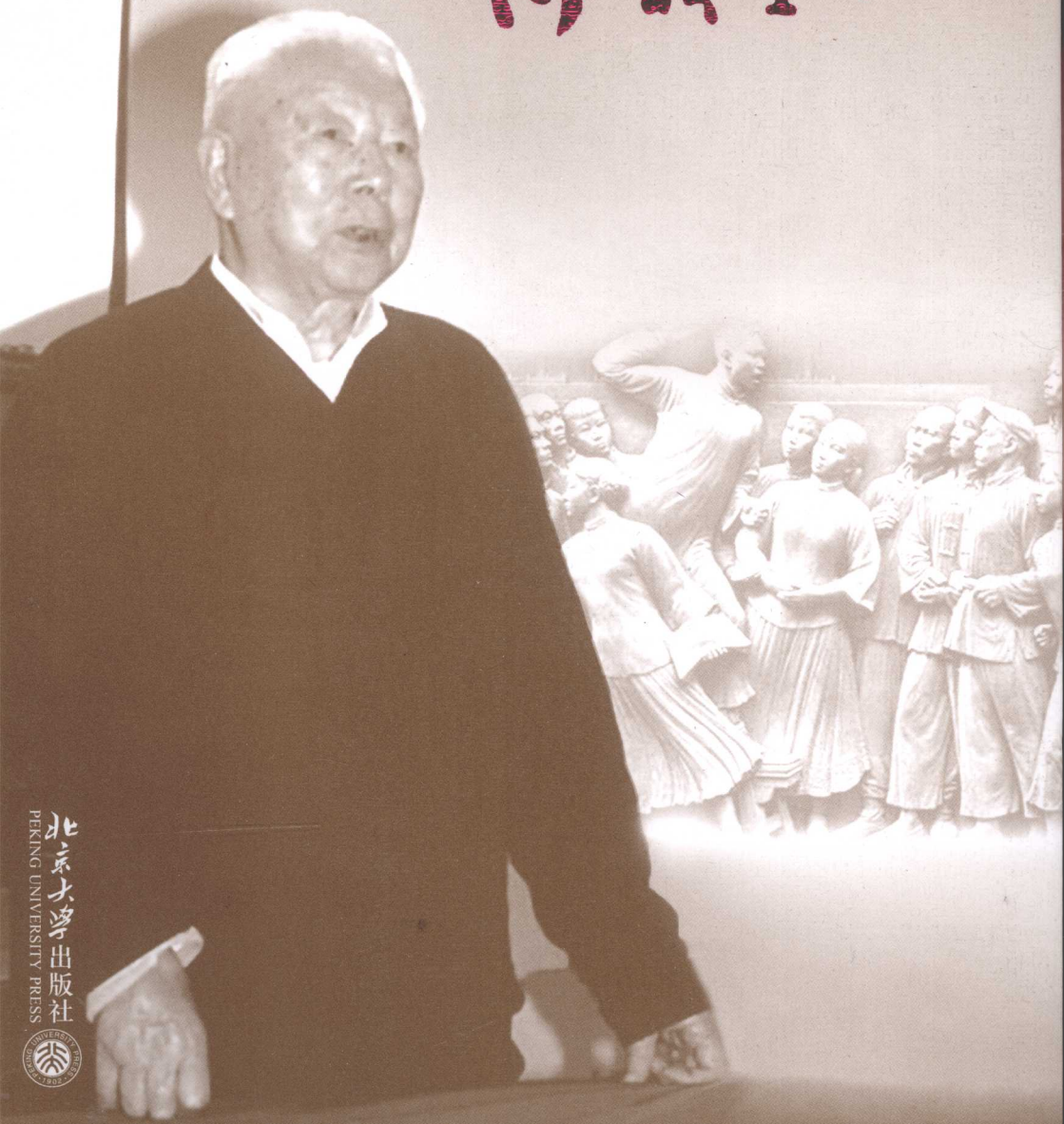


我没有摸过枪，没有上过前线，敌人未到，我先从北京跑南京，从南京逃武汉，从武汉走重庆。我这爱国比起他们来，是应有愧于心的。能从美国回国，是爱国思想的驱使，但这又算得了什么，并没有什么值得自夸的。我说是爱国，是祖国的召唤使我回国，这感情是很朴实的。

>>> 何兹全自传

「大时代的小人物」

何兹全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何 兹 全 自 传 大时代的小人物

何 兹 全 著

北京
大学
出版
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时代的小人物/何兹全著. —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10. 1
(大家自述史系列)
ISBN 978-7-301-16253-8

I. 大… II. 何… III. 何兹全—自传 IV. K825.8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06860 号

书 名: 大时代的小人物

著作责任者: 何兹全 著

策 划 组 稿: 王炜烨

责 任 编 辑: 王炜烨

标 准 书 号: ISBN 978-7-301-16253-8/K · 0665

出 版 发 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信箱: zpup@pup.pku.edu.cn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673

出版部 62754962

印 刷 者: 北京山润国际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650 毫米×980 毫米 16 开本 16.5 印张 168 千字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35.00 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 (010)62752024 电子信箱: fd@pup.pku.edu.cn

大家自述史

004

>>>

法讀書治學，

既善擇善

而固執之。

——中庸

又要“不以所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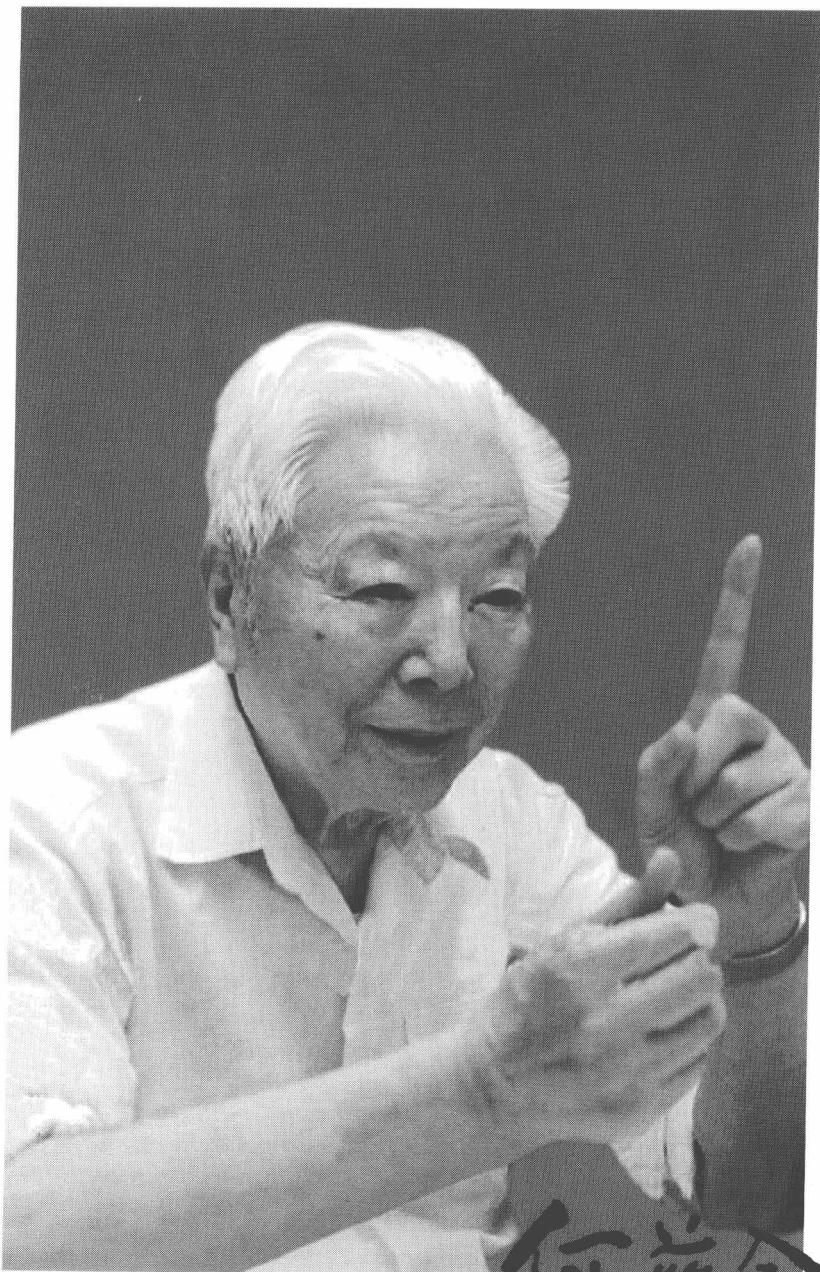
藏官所將受”。

（《荀子》）。

擇善而固執之。

不以所已藏，

官所將受。



何兹全

目 录

1

- 003 / 何氏家族
- 008 / 我的童年
- >>> 018 / 青少年时代
- 035 / 在省立六中
- 041 / 去北京读书
- 055 / 北大四年
- 078 / 协助创办《教育短波》
- 089 / 日本一年
- 096 / 《教育短波》的事业和创伤

2

- 111 / 重回《教育短波》社
- 115 / 我给《教育短波》社带来“内乱”
- 137 / 抗战开始前后我的思想

170 / 运交华盖

191 / 三年编审混饭吃

212 / 安身立命处

3

225 / 留学美国

237 / 回国

如果有人问我：“你这一大半生中哪个时期生活最幸福？最有意义？我会毫不犹豫地讲：在北大读书的四年，是过去生活最幸福、最愉快、最有意义、生活得最像个人样的时期。我童年也是比较幸福的，但童年是在天真无知中生活的，北大四年，是在有知识、逐渐认识世界、认识自己中生活的，比起童年，是高层次的幸福。”

1

何氏家族

我是山东菏泽县人，菏泽县现在改为菏泽市。何家是菏泽县的大户人家。家谱上说，何家是明朝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迁来的。好像最初先迁到河南考城，后来又迁到菏泽来的。鲁西一带的居民，很多是从山西洪洞迁来的。传说，迁人的时候，明朝透露口风说，山西人要迁到山东去，只有洪洞人不迁。于是大批百姓逃到洪洞去。官府又说，洪洞人也要迁，只有老鸱窝（村名）的人不迁。于是大家又逃往老鸱窝。最后，就只迁了老鸱窝的人。山东西部很多人家说起老家，都说是山西洪洞老鸱窝人。

1970 年左右，我下放临汾劳动两年，火车从老鸱窝大槐树旁经

过，老鸱窝的大槐树老树已死，新树还在。我总要延颈向车窗外观望，好像看到大槐树就像看到自己的老家一样。

明神宗万历年间，何家出了一位何尔健，官拜浙江、湖广道监察御史、辽东巡按、大理寺丞，为人耿直敢言。神宗为了搜刮民财，填补他匮乏的财政收入，派太监到处采矿税，到辽东去的是太监高淮。何尔健适于此时巡按辽东，为了请求皇帝豁免矿税而申述辽东军民生活上的困苦，揭发高淮的胡作非为。他前后上了十三个奏章，为辽东挣扎在生死线上的军民请命。这些奏章在家族中保存下来，题名为“御挡疏稿”。何尔健不畏强梁，拼死为民请命的赤心肝胆，在当时就受到人民的敬爱，朝鲜到中国的使臣在辽东听到他的事迹，称他为“铁面御史”，朝鲜历史上都有记载。这部《御挡疏稿》是研究明朝末年辽东人民生活、官逼民反和女真人所由兴起的很有价值的史料。我和内人郭良玉女士加以整理和点校，1982年由河南中州出版社出版。

何尔健的儿子何应瑞做过南台（在南京）工部尚书，明亡后，绝食而死，以效忠明朝。以后何家虽然没有出过大官、学者，但几百年来，一直是菏泽的大家族、书香人家、官宦门第。

何家有祠堂，供奉祖先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祠堂大门朝南，大门对面是影壁墙。进大门，有个二门。大门、二门之间，有二三十米距离。西面是跨院，东面是一南北长条空地。大门三大间，两边各有两间配房。

平时大门不开，西跨院的南头，有一对外的小门，到祠堂去都开这个小门。进二门，对面是大厅。这是祠堂的主房，有五大间，两旁

厢房各三间或四间。族里有族田，有族长，还有管族中公共财产和事务的人。各代都有排行的字。我只记得我这一代的上下是：恒、思、芳、淑、茂。我原有个名字叫何思九，字子全，后来嫌这名字不好听，废了，以字行，又改“子”为“兹”，成为现在的名字。

在家族中，我的辈数很高。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一些族中老人们已经叫我爷爷、老爷爷（曾祖）了。现在家乡来说，我已是族长。只是我这族长，已没有族长的威风。新中国成立后或者说北伐以后，族权和皇权、神权一起被打倒了。我小的时候，族长可威风了。逢年过节，祠堂大厅里挂起祖宗的“影”（画像），满院张灯结彩，族长和执事人穿起长袍马褂，族长在前，族中子弟按行辈往后排，黑压压地跪满一院子，向祖先叩头跪拜。如有哪家子弟，做了错事、坏事，就要拉到祠堂，受族长审问。先把祖宗的“影”请出来，挂在大厅正中，“影”前摆起香案，族长出来向祖先“影”叩头，然后坐堂问案。犯错的子弟被拉出来，先向祖宗的“影”叩头，然后跪在地上受审问。一般要打板子。族长一声说“打”，几个年轻人就把犯错的人按到地上打，打得他大呼求饶。我们小孩子跟着看，真和官府过堂的一样。

小时候听大人说，我曾祖父原是做小买卖的。有一次他出去做生意，路上适逢大风，他到路旁树林里避风，趴在坟头上半醒半睡，迷迷糊糊的，看见几个光屁股的小孩跑来看见他，就互相小声说：“别惊动老爷。”（旧时老百姓对官的称呼。）我曾祖父回家后不做生意了，就弃商从戎。他后来做到千总、把总、游击等官，驻防在金乡。长毛（太平军）打来的时候，城破家亡，他以身殉职。他有三个儿子、一个女儿，大儿子随他殉职，二儿子腮下被刺了一个洞。我曾祖母先把女儿

推到井里，然后自己也投井自尽。我祖父十几岁，被长毛裹走，他的舅父跟到东昌府，才把他带回来。传说“长毛”很老实，“长毛”来了，来不及跑的人就卷在席筒里，站在门后头。“长毛”进门就喊：“家里有人么？”席筒里的人也喊：“没人！”“长毛”听得没人，就走了。又说“长毛”没吃过核桃，从树上打下来就啃：“呀！呀！苦死了。”核桃的最外层青皮很苦，他不知道剥去青皮敲开硬壳吃里面的核桃仁。

我曾祖父一家为清朝牺牲，换来一个世袭云骑尉，归我祖父、伯父继承。

小时候听我母亲说，我们这一支原在祠堂后面，有一个三进院子的大宅第。不知为什么祖父一次生气，把整个院子卖掉，换了一盆烟土（鸦片）。家道就此衰落下去。我父母分家出来的时候，只分到了五斗高粱、一条小板凳。那条小板凳很结实，我小时候还坐着它在院子里吃饭。我们家虽然穷了，亲戚却都很富有。我大姑（是我二爷爷家的女儿）嫁到关门李（村名），在菏泽东北十多里路，他们家有十多顷地，有很多钱，是菏泽首富。那时候，菏泽城里有许多钱庄，都是富家商人开设的。钱庄可以印钱票，在市面流通，是地方上的小银行。各钱庄都以财力雄厚取得社会的信任，有的人家储蓄钱财就存有信用钱庄的票子。菏泽城里最殷实的钱庄，好像是一家叫“恒泰”或“永泰”的钱庄，最有信用和名气。

有一天，一个乡下老头，穿得破破烂烂的，背着个粪箕子来换钱。柜上的小伙计大约不怎么看得起这个乡下土老头，对他很不礼貌。老头一气，回家背来一筐票子。“恒泰”也不示弱，照数换给他一笔现钱。老头没说话，走了。过了两个时辰，拉来两车票子。这下子，钱

庄老板慌了，忙着把他让到账房，让到上座，又敬烟又敬茶，忙赔礼道歉。一场风波才算平息。这个拾粪的小老头，就是关门李的大地主，我大姑的公爹。

我二姑嫁到箫老家(地名)，在菏泽城西北二十来里。二姑家也有十多顷地，住的是群楼，院墙浑砖到顶，有女墙、炮眼，简直是个小碉堡。我和大姑家不亲，因为大姑早已去世了，和二姑家很亲，小时候常到她家去，二姑也很疼我。

二姑有三个儿子、一个女儿，我叫她三姐。三姐最小，二姑视若掌上明珠。一天，三姐病了。二表哥性格粗鲁，看过几本医书，说：“妹妹的病我能治，一服药就好。”一服药吃下去，三姐肚子痛得满床打滚，满身大汗，头发、衣服都湿透了。疼了一阵，就死去了。二姑心疼得号啕大哭，坐在地上拍打着哭，一面哭，一面骂二表哥，几天不吃东西。二表哥藏起来，不敢露面。

四姑嫁到朱楼，在菏泽城西北十四五里路。四姑家钱很多，家里有一个屋子存放铜钱，门里有个钉锤和砧子。铜钱锈到一块儿了，要砸开才能用。真比《汉书·食货志》所说的“贯朽而不可校”还进了一步，不是“贯朽”，而是钱也朽了。小时候，听母亲说，四姑的公婆钱很多，放在家里不放心，两人在夜里偷偷地把银子埋到地里，谁也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。后来四姑的公爹得了中风病，不能说话。死后，他老两口的银子，谁也找不到。

何氏家族穷了，闺女却多能嫁到富人家，我家大姑、二姑、四姑家都这么富。

我家隔壁是仙槎大哥(何思源)家，他家也不富。我大伯(仙槎兄

的父亲)是个教书的。可他家我们的二姐却嫁到曹县朱家,是有上千顷地的大地主。何家穷了,却还能和富户结亲,女儿嫁到富家去。我想原因大约是家穷门第在。富户愿意和何家结亲是因为何家是书香人家、官宦门第,好比南朝的王、谢家族,都愿和他们结亲。何家当然不能比王、谢,但在地方上却有这么一点土地位,可用王、谢来理解。

我父亲有一个哥哥、两个姐姐、三个弟弟。伯父和两个姑姑和父亲同母,三个弟弟是我继祖母生的。好像我父亲12岁时,他的亲娘就不在了。分家以后,父亲跑到河北,入了保定军官学校。我小的时候,看过他的同学录,我记得他的校长、教师,都是北洋军政府和军队里的大官。

父亲不在家,母亲带着我姐姐和哥哥,生活靠她给人家做针线活。鞋店和衣服店的针线活都是拿给穷人家做,大约是按件给钱的。听母亲后来说,生活不好,脾气就大,我姐姐、哥哥小时候没少挨打。

我的童年

1911年9月7日(清宣统三年旧历七月十五日),我出生在山东菏泽城内西当典街家中。

我出生后,父亲已做了小军官,收入多了。我从小是娇生惯养的,没有挨过打。我两岁时,父亲驻防新泰县。这时他已做了排长或连长。我跟母亲在新泰县住过,但不怎么记事,只记得和小孩们在

麦田里玩过，麦子埋过头顶，在麦田里跑着捉迷藏，看不见人。现在想起来，不是麦子长得高，只不过是人小，长得矮。以后再没进麦田觉得麦子长得高这种感觉了。

后来又到过黄河入海的地方——利津县。这时父亲已是营副，我也已经六七岁了。我开始入学读书，进的是私塾，一个老师带。但读的是“人、手、足、刀、尺、山、水、田、马、牛、羊”的课本。

因为我是“少爷”，在私塾读书有些优待，下午放学比别的同学早。大约4点钟，家里厨子就来喊，接回去吃饭。每天下午4点钟，我就看着太阳照到屋里地上的地方，等人来接。如果那时不来接，就像热锅上的蚂蚁，觉得时间难熬。听到喊：“少爷，吃饭了！”我就和囚犯出牢狱一样，辞别老师往家跑。记得那时我最爱吃的是鸡蛋炒青椒，几乎每天下学回来都吃鸡蛋炒青椒。

现在还依稀记得利津的生活。

父亲营房的西门外，门前不远处有个大水坑，坑边有个石碑。我和小孩们在碑上“撞钟”玩。各人有个铜钱往石碑上撞，依反弹回来落地不动的地方，看谁的钱离石碑最远。由最远的依次砸较远的。砸着第一个，再砸第二个。砸不到，再由这家往下砸。玩得挺有劲。最好的铜钱边上都撞得厚厚的。我有一个最喜欢的铜钱，一次用力过猛，越过石碑撞到坑里去了，下去摸了半天也没摸到，心疼的不得了。

不上学的时候，有时跟大兵去田里捉田鼠。找到田鼠洞，就往里面灌水。起先它们不出来，水喝得太多了，难受，才往外走，但也跑不动了，上去就能捉住它。养起来，给它个棍儿，它会耍。